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
第十八回 出京門美人悲薄倖 入樞垣疆吏卸兵權

話說段芝貴決意取贖楊翠喜，為送給慶王子之計，那日先尋楊翠喜，先述王子仰慕之意。楊翠喜猶在半疑半信之間，卻道：「子女玉帛，王府中充斥下陳。妾不過路柳牆花，豈敢妄作攀龍之想，願大人毋作戲言。」段芝貴道：「並非戲言。王子自一見顏色，其傾慕之心，亦曾對某說及，只懼身為貴胄，一旦攜妓入京，懼遭物議。今某思得一法，願贖美人，納諸王府。卿若肯允，轉手可以成就，未審尊意若何？」楊翠喜道：「妾若得置身王府，似是萬幸，但恐日久厭生，或色衰愛弛，那時侯門深入，又如何是好？」段芝貴道：「卿此言亦太多心，以卿芳容麗質，一時無兩，不患王子不加寵愛。且卿若到王府中，此事在王子斷不敢告人，自然要買結卿心，那時自可事事如意，斷不至有失寵之時。故為卿計，實不可多得之機會，幸毋錯過。」楊翠喜聽得大喜。

段芝貴問妥翠喜後，即先自回去。不多時，已有王子的親信人到來，問楊美人消息。段芝貴道：「事無不諧，但鴛母知為王於所愛，索價故昂，弟若做了此段人情，將不免破家。不知王子那裡，後來肯為援手來否？」來人道：「足下真是多慮，某料此事若成，且暮間將任疆吏矣。日前袁北洋在王於跟前，力言足下大才，屈居末秩實為可惜。故王府裡早有心提拔足下，若更益以此段交情，自萬無一失。且足下之言在前，若反悔在後，不為王子羅致佳人，反觸王子之怒，於足下前程，亦有關係。尚祈思之。」段芝貴覺得此言真有道理，又知來人必為王子親信之人，便托他斡旋一二亦好，便道：「適聞大教，益弟不淺。更望足下在王子跟前力為設法。他日得志，扶搖直上，皆足下之賜也。歲當具禮，以報大德。」說了又囑他道：「足下且回去，數日間事必妥矣。」

來人領諾去後，段芝貴再尋楊翠喜，又述及王子使人到來，詢及此事。他的意思，以為見得王子懇懇，顯然是愛慕楊翠喜，好使楊翠喜安心。惟他的鴛母聽得原委，知道段芝貴料已應允王子，要贖翠喜獻他為禮，料不敢反悔，便故高其價。並囑楊翠喜，若段芝貴來說身價時，只推與自己關說。段芝貴亦以事不容遲，便尋那鴛母關說。那鴛母是個狡猾成精的，到那時自然要居為奇貨，因此開口便索價十二萬金。段芝貴聽了大驚道：

「如何一個女子，要到十來萬金的價錢？實千古未聞的。」鴛母笑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千金只買一笑。難道一個如花似月的佳人，就像買貨物的，把價錢添減來去，成個什麼樣？況是大人身份，就不同那幸兒，輻銑計較。今老身著實說，取回價銀十萬金，便把老身的錢樹子拔去，若是不然，可就難說了。」

段芝貴道：「我不是錙鐵計較，但十萬銀子，來得太過厲害，傳出去，被人笑話。」鴛母笑道：「大人又來了，老身若有一株錢樹子在身邊，一年進二三萬不等，三五萬亦不等，是兩年間，已得回十萬了。今若失了一株錢樹子，得回十萬金，每年應值利息不過數千元，比較起來，老身吃虧多了。只為著大人面上，將將就就罷了。十萬銀子卻少分毫不得。若大人不允，也莫怪老身衝撞，只當大人不識趣頭，就作罷論。」

段芝貴想了想，覺這度婆成了精，拿定自己必要贖他女兒的，卻硬索許多價錢。欲不要，怎奈已應允王子；欲要時，又從那裡籌十萬金呢？正想得神，鴛母又道：「莫怪老身再說，大人得了這個美人，怕不一月間早做到封疆大吏。是費了十萬，便得個督撫，也更宜了。那時有這個官位，怕是百萬金也籌得轉來。」段芝貴聽到這裡，覺鴛母直提出自己心事，當初贖來送與王於之語，也不合說出口，今料不得再減，已沒得可說了，只得應允。即囑楊翠喜不必應客。回來也要打算銀子。

但究從那裡籌得這十萬銀子，便拿著即用道巡警局總辦的銜頭東移西借。先向一人，喚做王文泉，向在天津經營錢莊生意的，手上本是個有錢的大商，又與段芝貴向有來往，故向他借了七萬金，湊共私裏存有幾萬，便湊足兌付，交鴛母去了。

並囑鴛母不要把此事聲張，即取了楊翠喜回來。先訴說道：「某此次取得美人回來，某已竭盡力量，實不過為後來圖個好處。望卿到王府裡，務求向王子說句話，提拔提拔，就不勝感激。」

楊翠喜道：「大人的來意，妾也盡知。不知大人要如何方能滿足？」段芝貴道：「現在東三省方改行省，將來有三個巡撫職位，某已對王子及袁北洋說過，早有的意思。若得卿在王子跟前再說，自無不妥。」楊翠喜應諾。段芝貴便使人悄悄送楊翠喜到王子那裡，自謂沒人知覺，只安坐聽候升做巡撫也罷了。

果然翠喜到了王府中，大得王子寵幸，已感激段芝貴不已，便一力在慶王面前保舉，說那段芝貴的本領，好像天上有地下無的一般。不數日間，早有諭旨降下，把段芝貴升署吉林巡撫去。那段芝貴好不歡喜，即到京城拜謝王爺王子，又拜過賓客，連日酬應紛繁，因那時已下諭以段芝貴署理巡撫。段芝貴正洋洋得意，正恨自己升巡撫的事，不得盡人皆知，以為榮耀。

不想俗語說得好，好事人不聞，醜事傳千里，京中內外，倒見得段芝貴以一個道員，驟然升了巡撫，沒一個不詫為奇事，少不免查根問底。有知其事的倒道：「近來升官的法子，真多得很，只道金錢可以通神，不想美人關還厲害呢！」那些鴛母，又以妓女嫁得王府，固是榮幸，更以一個妓女值得十萬銀子，倒傳為青樓聲價，便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連京津一帶，都把美人計賺得做了撫台的事傳遍。段芝貴還不覺得什麼風聲，卻先有屬員把這點消息傳到袁世凱耳朵裡。袁世凱恐此事有些不妙，只催段芝貴快些赴任，免有中變。

那段芝貴以為朝諭已降，還有什麼中變？一來因買贖楊翠喜的事，籌款之力已經盡了，這會又要籌款送禮於京中大僚，好結為內應，又要籌款赴任，如何便能啟程？故雖袁世凱如何催促，只是一天緩一天。滿意設法帶幾個人赴任，想世人升官之念要緊，欲隨自己到省領差使的，沒有不願借款與自己的道理。也天天只在這一點著意，不想初時升做巡撫的諭旨一下，還有多人到來奔走，冀圖帶省委任，惟後來也漸漸少了。心中正不知何故，不料人言嘖嘖，倒道：「有這等運動升官的法子，還有什麼官方，還成什麼國體！」便激動了一位都老爺出來，參了他一本。那位都老爺，姓趙雙名喚做啟霖，乃湖南人氏，平生也有點子直聲，後來考得以御史記名，即補了缺，不時上書言事，還切直不過。所以他雖然是一個五品言官，等閒的大僚也不敢惹他。偏又湊巧，恰那時岑三又由川督奉調人京，他與慶王父子又不大對的，也不免授意於趙啟霖，一力慫恿他，速遞那一本參折。自此折一上，把內中情形和盤托出，軍機倒知道了。慶王又不免向自己兒子責罵。

慶王子沒法，迫得出京向袁世凱求計。袁世凱道：「老段辦事總不得法，一點事兒，弄得到處皆知。某料此折一上，因此事不比尋常，實是大壞國體，朝廷一定大怒。今番大爺總要自己打算，不要再顧老段了。」慶王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自謀不暇，何暇謀人。但自計亦不曾有法子，統望老哥指教。」袁世凱道：「某料朝廷必派員查辦，無論派什麼人，他到津時，第一定替大爺說項。但楊美人倒要先令他暫時出京，滅了形跡。」

那時任說老段有十萬金買妓的事，沒有憑據是送給自己。只老段那一個撫台總做不成了。」慶王子聽了，仍有不捨送楊美人出京之意，只躊躇未決。袁世凱道：「大爺倒不必思疑，總要替尊父留點面子也好。不是教你永遠棄此美人，但自下除了此策，更是難說的；待這美人出京後，至查辦的到來，弟再隨機應變便是。」

慶王子沒奈何，只得急即回京，對楊美人告知：「段撫台已被御史參得厲害，今番朝廷一定生氣，都為著你的事情起的。」才說到這裡，在慶王子還未說完，那楊美人即道：「既是他被參，大爺盡要替他設法。妾非他，無有今日，望看妾情面，保全他那個撫台地位罷。」慶王子聽了，又好惱又好笑，卻道：

「你好不懂事，怕他不做那個撫台，還不得了事，還要保全他要做撫台麼？況那位御史是說不得情字的，他的參折，還牽涉我自己，我如何能替他設法呢！」楊美人道：「可就奇了，大爺父子在朝，那一個不怕，誰敢在虎頭上來捋須？那位御史難道有七個頭八個膽，敢犯大爺？不過大爺推推罷了。這樣是使妾無以對段大人，反是恩將仇報了。」說著，滿心不快。慶王子又道：「你真不明我心的，自從那御史遞了本參折，我早被父王罵了個不亦樂乎。你試問我父王倒生氣起來，我還有什麼法子可設？我早跑了出

京，尋那袁世凱商量，求他設法。他說段某那個撫台是斷斷保不住的，但朝廷必派員查辦此事，不論派什麼人查辦，袁某也肯向他說項，把案情弄輕些；還教我把美人暫送出京，待風潮過了，才回轉來，這樣說，我自己還自不了，怎能計及老段呢！」說罷歎息一番。

楊翠喜聽到這裡，覺慶王子所說，像不是說謊的，才驚道：

「大爺說什麼話，連妾也要驅逐出京麼？我不信你個有手面的人，還保一個女子不住。想不過始亂終棄，就借頭借腦，賺我離去罷了。」說了大哭起來。慶王子意自不忍，只得撫慰了一番。又道：「我那有厭你的心，不過事情至此，實無可如何。

況把你暫時離開，又不是永遠不接你回來的，只求眼前避去旁人的耳目，不久也迎你回來這裡的了。你盡要體諒我的苦心才好。」楊翠喜道：「大爺既說被你父王責罵，難道是將來迎妾回京，就不受父王責罵嗎？你既是怕你父王的，那裡還敢再迎妾回京？看來只想騙妾離去此間罷了。」慶王子道：「難道要剖了我的心出來，給你看過，你才信麼？試問我迎你來京有多少時候，斷沒有住了幾天就生厭的。你若不信時，終累了我，日後彼此都是無益呢。」

楊翠喜到此時，覺慶王子的言，已像十分情急的，再不好不從，便又說道：「你若將來真個再迎妾時，怕你父王又要責罵，卻又怎樣呢？」慶王子道：「父王不過為那參折牽涉於他，故一時之氣，把我來罵。若事情已了，斷沒有再理的。且那位御史，目前雖被他參了，將來盡要報復他。自此誰敢道我一個不字？故你我兩人，若要長久，盡要聽我的說話才好。」楊翠喜此時方拭了淚，依慶王子所囑，收拾些細軟，打點離京。慶王子又贈他許多金寶，好安慰他的心。又敦囑他到天津時不要張揚。楊翠喜一一應允。然後慶王子使心腹人，直送他到天津去了。

果然不上兩天，朝廷早派出丞相孫家鼎查辦此案。那時孫家鼎覺此案料不能隱瞞。若據實發將出來，好令慶王面上過不去，且慶王當時正執大權，炙手可熱，又不好結怨於他。真是左右為難，沒可設法。只得與袁世凱商量個法子，避重就輕，只說：「段芝貴是有點才幹的，故慶王委任於他；慶王子實無索送歌妓之事，不過段芝貴得了撫台，欲送一個女於給慶王子為妾，也是有的；更說那女子亦不是十萬金買來。」這等說，總不外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。後來以段芝貴行為不好，撤回委任巡撫之命。慶王子又自稱畏避人言，先自辭職去了，好免人議論。可憐段芝貴枉費了十萬銀子，終不得一個高官到手，實在可笑。遂把天大的案情就了結去了。

其後軍機裡頭各大臣，都體慶王面上，把御史趙啟霖遣回本籍而去。慶王子又已辭職，自然沒什麼畏忌，不消一月，重營金屋，也再迎楊翠喜入京。惟一面安置段芝貴，使他放心，待有機會，再為報答而已。後來仍不時謀委任段芝貴一個要差，這都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袁世凱自經過段芝貴一事以後，各人議論更多，都以段芝貴是袁世凱手下的人，老段運動做巡撫的事，也疑他是主謀的，總不免或具折參劾，或於召見時，面參袁世凱權勢太重，不一而足。袁世凱聽得這點消息，自想：「權高多忌，計不如開去些差使，一來免被嫌疑，二來又可省自己不致太過辛苦。

況且鐵良要攬兵權已非一日，且當時各部改過名目，稱是各專責成。」便先遞了一本折，稱自己才力微薄，不能兼統重兵，且以陸軍部改立，自應由部管理，以符定章等語。自此折一上，鐵良好不歡喜，天天到軍機運動，要將袁世凱這一折批准。其手下如良弼、鳳山等，想在軍機裡頭求個優差的，更為著急，都幫著運動。故軍機裡頭，第一是醇王要解他兵權，餘外亦多嫌袁兵權過重。惟當時老太后尚在，覺鐵良之才，恐不及袁世凱，況各鎮由袁世凱手上訓練，亦不便遮易生手；只以袁世凱兵權過重，亦不可不慮，便令把第二、第四兩鎮，仍由袁世凱訓練，餘外統歸陸軍管理。此旨一下，鐵良自然歡喜。正是：

耳內未曾聞戰事，手中今又縮兵權。